



瑷珲人民抗俄斗争故事

AIHUI RENMIN KANGEDOUZHENG GU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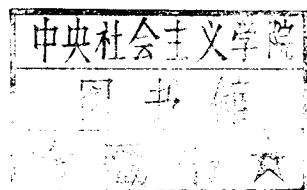
247.2

2  
54413

# 瑷珲人民抗俄斗争故事

中共黑河地委宣传部 编

刘邦厚 执笔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7080/21

## 瑷珲人民抗俄斗争故事

中共黑河地委宣传部 编

刘邦厚 执笔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伊春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3 4/16·字数 61,0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20

---

统一书号：11093·64 定价：0.22元

## 编者的话

瑷珲，是我国黑龙江畔的历史名城，位于现今黑龙江省爱辉县爱辉公社所在地。城名起源于江东旧瑷珲附近的瑷珲河，达斡尔族语是“可畏”的意思。满语又把新、旧瑷珲统称为“萨哈连乌拉霍通”，意思是黑龙江城。

中华民族的成员满、达斡尔、鄂伦春及汉等族的祖先，很早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这里。以瑷珲为中心的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受中国历代政府所管辖。瑷珲曾是我国清政府重要的军事、行政机构所在地。黑龙江将军治所曾设在这里。

十七世纪中叶，远离中国的俄国开始向中国黑龙江流域侵略。中俄两国关系史，从一开始就以沙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主要内容。瑷珲人民抗俄斗争的历史基本上反映了中俄关系史上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

本书所选编的历史故事的内容，力图从中俄两国关系史发展的总体着眼，同时反映出各时期的特点。这些故事既有一定的联系性，又具有各自的独立性。

本书以历史故事为体裁，力求用通俗浅显的文字，向广大读者介绍瑷珲人民在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在此，我们向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参加书稿讨论的有关同志，表示谢意。

## 目 录

摩尔德基德奇城寨的战斗.....	(1)
达斡尔人的回答.....	(7)
倍勒尔智擒罗刹.....	(16)
放昌兴察边记.....	(23)
苏忠阿保田记.....	(31)
“米哈依尔”号事件.....	(41)
海兰泡血仇.....	(48)
江东怒火.....	(57)
卡伦山上的英雄.....	(65)
不屈的瑷珲城.....	(72)
二龙山下陷敌记.....	(79)
激战北大岭.....	(85)
姚福升智斗古思敏.....	(94)

## 摩尔德基德奇城寨的战斗

黑龙江北岸有一条支流，名叫精奇里江（现今苏联境内的结雅河）。精奇里江发源于外兴安岭山麓，流经外兴安岭和黑龙江之间的广阔地带，在现今我国爱辉县黑河镇下行十华里左右的对面，流入黑龙江。

从很古的时候起，精奇里江两岸就居住着我国达斡尔族的许多部落，其中著名的部落有精奇里氏、博和里氏、郭尔勒氏、噶尔达苏氏和苏额里氏。

距今约三百多年前的时候，精奇里江下游西林木迪河口附近，有一座叫摩尔德基德奇的城寨。这里的达斡尔人在肥沃的冲积平原上，从事着农牧业生产；在茂密的森林里打貂猎狐；在碧绿的河水里捞珠捕鱼。

一六四三年初冬，城寨的三位首领多西、科尔帕和多瓦里亚带领族人，把打下来的铃铛麦、糜子装进了仓房，又在场院里堆放了足够牲畜一冬吃的马草。等人们把萝卜、白菜装进菜窖的时候，天下雪了。满山遍野的白雪使山禽野兽难以寻食，貂狐狍鹿常在路边地头奔来奔去。

打貂的盛季到了。往常，多西和科尔帕一到这时候，就带领猎手乘鄂伦布呼（又称驯鹿）拉的爬犁，出寨进山。可这一年，谁也没出去，尽管从邻近的多科部落传来了朝廷增加貂贡的谕令，然而，摩尔德基德奇的寨门却始终关得紧紧

的。这是因为他们从乌穆列坎河口附近的多普蒂多尔部落的猎人那里听说，从外兴安岭那边过来一伙拖炮带枪的人，到处勒索白银和貂皮，还说他们走到哪就抢到哪。

对于这些情况，多西、科尔帕和多瓦里亚半信半疑，纯朴好客的达斡尔人不相信有什么人能用强盗的方式“报答”主人的盛情款待。可是，在一次去拜访朝廷“额驸”（皇帝的驸马）巴尔达奇回来的路上，却遇上了达斡尔猎人被枪杀的事情。从那以后，多西、科尔帕和多瓦里亚就带领族人加固了城垣，又在城四周筑起了二丈多高的箭楼。首领们下令平日关闭城门，不许任何人单独出寨。可是等了几天，他们并没有见到带火绳枪的强盗。有人看到打貂的好季节眼瞅着被错过，纷纷要求出寨进山。几位首领合计了一番，决定让科尔帕带一伙猎人就近打貂，其余的人仍留守城寨，以防万一。

一天，科尔帕带猎手打猎归来，猎人的马前马后驮着一捆一捆的紫貂、黑貂、玄狐，还有猞猁、松鼠等名贵的兽皮。科尔帕的马走在前面，当他们转上回城寨的一条山路时，在雪地上发现了杂乱的人脚印、马蹄印和一种宽爬犁印。显然这不会是猎人的踪迹。科尔帕马上警惕起来，他决定从隐蔽的地方顺脚印向前追撵，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没跑多远，他们就从树林的空隙间看见了一群须发蓬乱、满面污垢的人。有的抱着火枪在爬犁上躺着、有的冻得踉踉跄跄地跑着。在一张大爬犁上还架着碗口粗的铁筒子。科尔帕数了数，一共七十人。

原来，这伙人不是别人，正是俄国雅库次克当局派出的文书官瓦西里·波亚科夫率领的到黑龙江上“探险”的强

盗。这些由盗匪、投机家及各色亡命徒拼凑起来的队伍，于一六四三年七月，沿勒拿河出发，可是，当他们途经阿尔丹河、乌丘尔河、戈诺姆河到达努亚姆卡河的时候，江河已开始封冻了。一心想在冒险中发横财的波亚科夫，留下一小部分人就地建立冬营，看守粮食物资，其余九十人跟随他翻越了外兴安岭，闯入精奇里江右岸的支流勃良塔河。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碰见了居住在河两岸的达斡尔人。波亚科夫用绑架人质的手段，向达斡尔人敲诈各种名贵的毛皮和粮食，并且从达斡尔人那里，得到了许多关于黑龙江的情况，特别引起波亚科夫注意的是，达斡尔人和中国内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打算沿河继续向南进发。可是，由于达斡尔族居民很快就认清了这伙强盗的豺狼本性，拒绝向他们提供粮食，使波亚科夫匪徒陷入饥饿的境地。后来，波亚科夫听说西林木迪河口的达斡尔聚居地盛产粮食，于是立即派助手彼得罗夫带领七十人前去抢劫。科尔帕所碰见的，正是彼得罗夫带领的那伙人。

科尔帕率族人回到摩尔德基德奇城寨，向多西和多瓦里亚报告了情况。年长的多西沉思了一会儿，通知全寨在没有弄清来人的身份之前，不许打开城门，并命令全寨人都拿起武器，作好战斗准备。

站在城楼上的多西、科尔帕和多瓦里亚终于看见了从林子里钻出来的稀稀拉拉的人群。只听城寨里响起了报警的牛角号，烽火台上也升起了一股青烟。从糊着宁古塔窗纸的暖屋子里，奔出男女老少，有的张弓持剑、有的举刀擎叉、有的拎着逮狍子用的皮套……，象这样出动全寨人准备迎击外来的强盗，这里还是头一次。

彼得罗夫匪帮挪到了离城寨不远的地方停下了。城寨木墙上的达斡尔人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强弩，不动声色地等待着。

这时，城外的那伙人中有人喊道：“尊贵的达斡尔王公，请伸出朋友的手，打开城门吧！”城墙上的人谁也没搭腔，静得连马鼻喘气的声音都听得见。过一会儿，城下又喊：“朋友们！既然不愿打开城门，就请你们的王公头人到城外相见，我们要向朋友赠送礼物！”多西急想知道这伙人的来历，并不稀罕什么礼物，他大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到我们的土地上要干什么？”

彼得罗夫向会说达斡尔语的十人长挤了挤眼睛，十人长扯嗓喊：“我们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陛下的忠实臣民！我们到这里……”这家伙没敢按主子的意思说下去，因为他知道若说要达斡尔人臣服于沙皇、缴纳贡物，达斡尔人是会激怒的。他假装咳嗽了一声，说：“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寻求友谊、拜访朋友……不幸的是，我们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什么东西了。”

城下彼得罗夫通过十人长，一遍又一遍大声喊着诱惑人的话。城上多西翻来覆去地琢磨着这些人的真正用意，虽然他并不轻信陌生人的漂亮言词，但他好象又看不出这帮人有攻城之意。多西决定和那两位首领亲自出城，查看清楚。于是，他让人开了寨门，三人朝城外走去……

原来，匪徒们饥饿不堪、疲惫难行的样子完全是装的，当达斡尔三位首领从城寨门走出来的时候，他们轱辘轱辘地从雪地上爬起来，急忙往火枪里装填火药，支起了铁炮，将多西、科尔帕和多瓦里亚团团围住。而彼得罗夫却装着热情

的样子上前鞠躬道：“请问，谁是你们勇敢的王公？”

“我们三人就是城寨的主人。”多西回答。

“啊哈！见了你们我真高兴！”只听匪徒中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几十只火枪、马刀立刻逼上来……。多西三人终于明白了，他们到底还是中了强盗的奸计。

彼得罗夫十分得意，他认为有了人质，就有了粮食、貂皮、女人和奇妙的银器，同时也有了和波亚科夫一起加官进爵的阶梯。他命令匪徒将多西和科尔帕绑起来，放多瓦里亚单独回寨，提出以四十筐铃铛麦、十头肥牛和腾出三所住房作为赎回人质的条件。

多西和科尔帕在挣扎和反抗，他俩高呼多瓦里亚不要轻信强盗的“诺言”，多瓦里亚含着眼泪回寨了。

达斡尔人为了营救自己的首领，强压怒火，不得不做出了让步。但是，正如多西所预料的那样，粮食和肥牛交出来了，而人质却没有释放。沙俄匪徒得寸进尺，要达斡尔人打开城门，否则就杀掉多西和科尔帕。多西愤怒地正告彼得罗夫：“如果你们要进城，我的人就一定用杀死野兽的武器来迎接你们！”

彼得罗夫自恃有枪有炮，哪里肯听这些，他命令匪徒向城寨发起进攻。

炮火中，城上箭楼多处被击中起火，达斡尔人有的中弹倒下。但是，达斡尔人没有被火枪火炮吓倒，他们向敌人射出了密如急雨的箭矢，投掷了大量石块和点燃的火把，打得彼得罗夫匪徒始终不能靠近城寨。

英雄的达斡尔人呐喊着、怒骂着。他们从正面反击敌人，又从城寨两侧的地道口出城夹攻敌人，杀得沙俄强盗不

得不退守在城外空荡荡的木头房子里。

多西和科尔帕趁俄匪混乱的时候，挣开了绳索，夺下了一个强盗手里的马刀，大声呼唤达斡尔弟兄奋杀向前。达斡尔人看到自己的首领上阵，如虎添翼，迅速将敌人包围起来。

这场浴血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战斗中，科尔帕不幸中弹牺牲。

彼得罗夫率领残兵龟缩在木房子里三天三夜不敢出来。

战斗中，达斡尔人缴获了许多火枪、马刀、弹药，还有一块金壳表和一只指南的罗盘。多西没有让人烧掉木房，他打算逮住强盗头子，亲自押送宁古塔。就在第三天夜里，彼得罗夫乘达斡尔猎手困乏不堪、警戒不严的时候，冲了出去。经过一场激战，彼得罗夫丢下十几具尸体，拖着残兵夺路逃跑了。

在乌穆列坎河口的俄军冬营，波亚科夫正焦急地等待彼得罗夫抢劫归来。十多天后，他所见到的彼得罗夫不仅没带回一粒粮食，还搭上了十几个人。

由于沙俄侵略者搞不到粮食，匪徒们不断倒毙。走投无路的波亚科夫兽性发作，嗾使他的部下把被他们残杀的达斡尔人尸体和饿死的哥萨克尸体拖回帐篷吃掉。这年冬天，他们一共吃了五十多具尸体。

波亚科夫匪徒吃人肉的兽行很快在精奇里江和黑龙江一带传开。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把沙俄侵略者称为“罗刹”，意思是“吃人的恶魔”。后来，一听说“罗刹”来了，人们就象听到豺狼临近的消息一样，老早就张弓持剑地“迎候”了。

## 达斡尔人的回答

一六四九年初春，在雅库次克聚集的沙俄殖民者忙着凿制木船、串拢木排。在雅库次克沙俄统领的官邸里，新到任的统领弗兰茨别科夫正在查看波亚科夫绘制的，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路线图。看着看着，他又翻开了前任统领普什金留下的波亚科夫写的报告，其中有段话弗兰茨别科夫最感兴趣：“那个地方人烟稠密，盛产谷物和貂皮，河里鱼产丰富。国君的军队在那个地区绝不会有缺粮之虞...”

就在弗兰茨别科夫苦于兵马粮草不足，又缺少一个“冒险家”的时候，有一个人登门求见。这个人是东西伯利亚有名的暴发户，是个贪婪的大农牧主、大盐商，他的名字叫哈巴罗夫。此时，哈巴罗夫衣衫褴褛、须发蓬乱，这是因为他刚从监狱里出来。

弗兰茨别科夫知道，哈巴罗夫坐牢倒不是因为他的贪婪、残忍和狡诈，而是因为在一桩大盗窃案子里，他触犯了沙皇的法律。对于哈巴罗夫的来意，弗兰茨别科夫似乎猜到了几分。

哈巴罗夫那长满红腮胡子的脸上，刻着一道很深的刀痕，他进了门，鞠过躬，用双手递上呈文，温顺地说道：“统领大人，请过目，这是我为大人草拟的一份征服黑龙江的计划。”

弗兰茨别科夫打开呈文，用眼睛匆匆地扫了一遍，把哈巴罗夫拉到波亚科夫绘的那张地图前，问道：“你讲吧！到黑龙江怎么走近？”哈巴罗夫故弄玄虚地回答：“波亚科夫远征黑龙江的路线不对。我知道一条经奥廖克马河和通吉尔河到达黑龙江的近路！”其实，这条路根本不是他发现的，而是他从雇佣的猎人口中听说的。这条路线使弗兰茨别科夫如获至宝。可是，谁又能亲自带人去呢？他想了想，眼光终于盯住了哈巴罗夫：“那么，您难道不想为沙皇陛下征服黑龙江的伟大计划再贡献点什么吗？”

“统领大人，请允许我招募一百五十名哥萨克，组成一支精悍的远征队。”

“当然可以。不过，目前我在雅库次克能调用的物资是很有限的。”

“请放心！征服大山（指外兴安岭）那边的费用、粮食、船只及各种备用品，完全由我承担！”

在弗兰茨别科夫的积极支持下，哈巴罗夫到处招兵买马，拼凑远征队。可是，时间过去了一个月，才勉强搜罗了七十多个远征队员。哈巴罗夫远征心切，决定不等人数凑足，马上从雅库次克出发。

临行前，雅库次克统领按着俄国正规军队出征前的仪式，举行了告别式。这天，北风阵阵，寒气逼人。勒拿河冰道上站着许多狂呼乱叫的送行者。在俄国双头鹰的旗帜下，身穿将军礼服的弗兰茨别科夫将一把军刀授予哈巴罗夫。哈巴罗夫挺直了肥胖的身子，双手接过军刀，倾听弗兰茨别科夫颁发的命令：“……寻找银矿，征收毛皮贡赋；修筑堡砦以作据点。倘若当地居民不肯投降，就以武力征服，要将

征来的毛皮和归顺的臣民登记造册。要绘制到达黑龙江所经过的路线图……”

一六五〇年初，哈巴罗夫远征队翻过外兴安岭，闯入了黑龙江。

“罗刹来了！”这消息象恶风一样吹遍黑龙江上下几千里。

在黑龙江上游，著名达斡尔首领拉夫凯的领地内，到处坚壁清野，达斡尔人暂时放弃了城寨，转移到密林中去。哈巴罗夫一连到了五个城寨，却看不到一个达斡尔人，于是他们就到处挖掘埋在地下的粮食、烧毁城寨。后来，他们又屠杀了许多隐藏不住的达斡尔妇女、老人和儿童。

拉夫凯所属的达斡尔人，不断奔往另一位达斡尔首领桂古达尔的属地。

桂古达尔的城砦座落于雅克萨至呼玛河口中间的黑龙江南岸。桂古达尔从达斡尔同胞的血泪控诉里，想出了回答强盗的方法。他在自己的城寨里，集中了千余人。他亲自率领族人日夜苦干，修筑各种防御工事。其中有从城墙底下通向山林和黑龙江边的秘密地道。桂古达尔准备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将妇老儿童、牲畜及粮食从通道转移出去。此外，桂古达尔又在城寨的外面挖了两道护城深沟，城内又划分了三个防区。为了不给罗刹留下安营扎寨的房屋，他又烧掉了城外的全部房舍，砍掉了城寨外围的所有树木。

一六五一年六月十五日，箭楼上的达斡尔猎人发现，四十里外的上江城寨达斡多烧起了大火。不一会儿，奔来一个骑马的猎人。桂古达尔从报信的猎人那里知道，有一百多个罗刹顺江下来，在木排上还支着四门大炮……

原来，哈巴罗夫最初率领的七十人远征队到达黑龙江不久，迫于达斡尔人的强力抵抗，不得不亲自返回雅库次克搬兵，请求统领把远征军扩充到六千人。但是，弗兰茨别科夫的军队除了用于维护他在雅库次克的统治外，机动兵力寥寥无几。最后，勉强又凑集了一百三十八个哥萨克和三门大炮，连同原有的兵力和武器，共计二百人、四门大炮。不过，哈巴罗夫口袋里有一封沙皇给中国皇帝的信，却给他壮了不少胆，那信中写道：“今派哈巴罗夫出使中国，宣示沙皇‘恩宠’，要求中国皇帝归顺沙皇，永为臣仆。如果拒绝归顺，就将中国男女老幼斩尽杀绝……”

就在哈巴罗夫驶往桂古达尔城寨时，桂古达尔已经率众出城，列于江岸，准备阻止罗刹登岸。他们高声向哈巴罗夫的船队发出警告，不许停船靠岸。哈巴罗夫看到这样多的达斡尔人，就让船队驶过桂古达尔城寨，然后掉转枪口向达斡尔人射击。达斡尔人没有提防这一手，有二十多人伤亡了。接着，哈巴罗夫命令舵手调转船头，登陆进攻。

桂古达尔看到双方在岸边交战于己不利，就下令返城严守。正在这时，有五十多名前来征税的满族骑兵路经这里，就势对罗刹进行狙击。桂古达尔见援兵助战，十分振奋，他命令城垣上的猎手们一齐放箭，结果把刚离船登岸的哥萨克赶了回去，有几个急于奔命，抢登跳板的匪徒，掉进了江里。

哈巴罗夫命令匪徒从船上开枪射击。达斡尔人由于武器处于劣势，不得不退守城内。匪徒们终于包围了城寨，哈巴罗夫让翻译向城内喊话：“抵抗是没有用的！只要你们归顺我们沙皇陛下，交纳毛皮，我们就……”没等把话说完，桂古达尔就严正地回答道：“告诉你们！我们是向中国大清顺



桂古达尔人和清军痛击哥萨克

治皇帝进贡的。要我们向你们交贡，除非等我们全部死光！”说着，“嗖”的一箭，射中了哈巴罗夫身旁的一个匪徒，霎时，急如密雨的箭矢从城垣上向入侵者射去，杀得俄国强盗抱头鼠窜。

战斗持续了一夜，达斡尔人的箭矢落在地上，象是田野里长满了庄稼。哈巴罗夫气急败坏，下令开炮轰击城寨。在敌人炮火的轰击下，城墙终于被摧毁了。桂古达尔率族人迎着枪弹，手执刀矛，和蜂拥而入的沙俄强盗展开了一场肉搏战，直到参加战斗的六百余人都全部壮烈牺牲……。从此，这座美丽富饶的城砦，变成了人烟绝迹的废墟。

哈巴罗夫能够血洗桂古达尔城寨，却丝毫不能动摇黑龙江沿岸达斡尔人民坚决抵抗侵略者的意志。哈巴罗夫在桂古达尔的属地停留了四十多天，不断派人到四处去诱降，然而，达斡尔人用杀掉诱降者的行动回答了这伙灭绝人性的强盗。于是，贼心不死的哈巴罗夫不得不又顺江流窜了。

哈巴罗夫匪帮在黑龙江上漂荡了一个多月，同年九月初，经过了精奇里江口，来到了黑龙江右岸的一个叫多金的古老城寨。这个城寨的首领托尔加、奥穆捷和图龙恰三兄弟是清朝额驸（即驸马）巴尔达齐的亲戚，不久前，图龙恰跟随巴尔达齐进京朝贡，带回来大批朝廷赐给的物品。这天，托尔加、奥穆捷率全城男女老幼到城北松树林中的草地上欢宴，为图龙恰接风洗尘。只见图龙恰穿着一件绣着兽纹的丝袍，梳着一根齐腰长的长辫，在兴致勃勃地讲述从内地带回来的有趣见闻。突然，机警的奥穆捷发现在城寨的塔楼上出现了几个陌生的人，不一会儿，在林间小路上扬起了一股尘埃。